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一

賦頌

遠遊賦

思歸賦

弔董相賦

懲咎賦

宣幽賦

北征賦

潛思賦

閔俗賦



西征賦

別知賦

秋水亭賦

麟山賦

中麓賦

陝西諸將破虜頌

河清頌

皇太子生頌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一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泰求之甫 著

長洲後學甥葵亭張炳忠蓋甫 校

遠遊賦 有序

余弱冠登朝讀書中秘繼官刑曹調武選武庫  
災編戍湖州赦歸蒙薦起為南武選遷職方署  
員外郎尋有廣西之命昔孔子欲居九夷不以  
為陋廣西古百粵也今海內同軌且余既仕矣  
安敢以遠辭乎爰作遠遊賦以述事抒情焉其  
辭曰



沐鴻私於嘉運兮擢遺仄於樊丘曳華綏以登  
進兮踐舊京而嬉遊幸朝野之無事兮肆驩虞  
而靡憂謝文墨之填委兮稽圖牒以諮搜差穀  
旦以休息兮爰嘯侶以集儔升北山以遐眺兮  
溯大江而榜舟或閱武於廣場兮或被襖於清  
流尋廢興於六代兮仰駿業於皇猷念無荒  
之有戒兮信佚樂而不偷之佐時之奇畧兮竟  
投裔于僻陬駭顏駟之龐眉兮恠馮唐之白首  
嘆滯淹於更生兮笑浮沉之揚叟羞子安之巧  
宦兮蒙良史之譏醜偉潘仁之拙政兮賦閒居

而不朽衆捷徑以窘步兮固余顏之所厚獨修  
姱以委順兮諒余心之所取苟貪婪以競進兮  
寧坎壈以自守昔孔聖之周流兮居九夷而弗  
陋下惠之直道兮遭三黜而無咎顧樗櫟之非  
材兮雖棄捐其何有奉簡書以畏忌兮戒僕夫  
而啓行出樵李之下邑兮游臨安之故城痛越  
霸既不終兮宋社又以圯崩肅陽侯以先驅兮  
遵淞水以揚舲感錢鏐之雄武兮提尺劍以縱  
橫悼伍胥之忠憤兮浮鷁夷以隕身忽怒濤之  
山立兮儼白馬以耀靈沿桐江以容與兮憇嚴



瀨之澄清躡高臺以長嘯兮懷哲人之典刑於  
是芳歲將徂玄冬告畢雨蒙蒙其下淫兮雪霏  
霏以蕭瑟靈霧曠以冥冥兮同雲曖其無色鴈  
噉噉而南翔兮日忽忽其西匿坐脩夜之難旦  
兮步列星以太息繹窳越之曩歌兮材士顛頷  
而失職心侘傺以紆軫兮思絪結而瞽惑水泉  
涸其不流兮石巉巖而阻塞旣儻回以川浮兮  
復崎嶇而山陟野蕭條而無人兮獸躑躅以屏  
跡愁車殆而馬煩兮汨吾朝征而夕于役形枯  
槁以渴饑兮精消鑠而內蝕鬼涸瀆以踰佚兮

涕浪浪而霑臆撫壯年之不居兮耻脩名之未

立於是歷甌粵觀豫章州

州古嶠

嶠閣於江渚兮

詠瑋辭以徬徨帝子不可作兮王生亦已淪亡

睇彭蠡之巨浸兮追鴻代於

高皇想湖水之

盡赤兮殪元兇於大黃翦鯨鯢於溟渤兮陋巨

鹿與昆陽謁群忠於叢祠兮覩丹青之耿光甄

孫許之壯烈兮實後先以相望咸致命以竭節

兮終身滅以名揚越臨江以信宿兮矚玉筍之

崇岡侈降禪於漢武兮欽登封之闕藏忽獻歲

以發春兮迴青陽於幽谷鳥嚶鳴其相和兮麗



冬榮之嘉木悲去鄉其日遠兮時反顧以蜷局  
 魏牟皇皇以戀闕兮嗣宗塗窮而慟哭何賢哲  
 之違觀兮猶委心於榮辱諷龍蛇之至言兮勵  
 浮雲以自勗登韓廟於袁彊兮哀逢辰之不淑  
 黜百家以述聖兮排二氏以箴俗雖馴鯉以開  
 雲兮卒罹殃而粵古照逐弟楚繫於江潭兮披  
 騷經而三復椒蘭妬而搆讒兮嫉蛾眉而誣詠  
 怨靈脩之不化兮傷郢都之傾覆式彭咸以自  
 靖兮葬汨羅之魚腹涉長沙以夙駕兮嗟賈生  
 之天年遭漢文之殊遇兮何卒困乎絳灌之巧

言闢宣室以徒召兮賦鵬鳥而自憐擬異才以  
 命世兮竟冀志於重泉亂衡陽之洪河兮厲沅  
 湘之大川覽吳楚之上游兮極耳目之偉觀瞻  
 柳侯於永郊兮薦繁華以羞筵世溷濁而壅塞  
 兮紛妬忌以蔽賢慨四子之一轍兮羗異代而  
 同患士不遇以永歎兮諒自古而已然望朱垠  
 以俶裝兮指象郡而驤軌肆流目於南疑兮悵  
 重華之野死蒼梧曼曼以在望兮悼二妃於江  
 之汜山龍從以造天兮嵐昏昏而晝起桂樹叢  
 生於巖阿兮春炎炎其若暑壤濱海以沮洳兮



土墊濕而恒雨，猛獠狻以伺人。兮咸雕題而黑齒，蝮蛇藜藜於中林。兮戩含沙於淵水，雄虺九首以鬻鬻。兮封狐捷而千里，何此邦之炎瘴。兮固蠻族之所止，徵禹跡之所不到。兮檢職方而未序，詫漢帝之喜功。兮肇開拓而疆理，猗皇風之泰昌。兮界昆吾以為宇，包五嶺以作藩。兮括百粵以置吏，朝越裳以重譯。兮撫交州而即叙，眇余躬之陋微。兮敷文教于茲隅，戾泮宮以振鐸。兮選青衿之秀儒，懼聖遠而言湮。兮病曲學之支離，列四科以作人。兮愧五教之未施，憑丘

墳以頤志。兮寄絃歌以自娛，聞老聃之適戎。兮講道德之玄虛，蒙莊遁于漆園。兮馳放言以恣睢，虞卿窮而亡聊。兮猶發憤以著書，荀斯文之未喪。兮竊希志於前規，吾將籠今古以騁驚。兮掇罔象之玄珠，亂曰去鄉遠遊心不樂。兮自冬徂春將焉薄。兮炎州卑濕風土惡，兮魑魅晝出瘴癘作。兮狐死首丘不忘故，兮代馬北風尚知慕。兮世不我知羗誰愬，兮歸歟歸歟娛竹素。兮

思歸賦

旅荒徼以羈處，兮心恇恇而多憂。陽春逝以流



邁兮曜靈迅馳而不留涉恢台之炎夏兮赫焦  
灼以鬱蒸瘴暄暄以中人兮觸沉痾以驟興寒  
熱搏而襲逆兮苦店崇之相乘之單豹之內養  
兮二豎伏而伺升哀吾生之孔艱兮逢百罹以  
備嘗進觸藩以跼躅兮退曳尾而摧藏嘉魯連  
之肆志兮雖貧賤其何傷世好朋而習佞兮憇  
婁直之搆殃遜幽谷以逾紀兮忽奔走乎遐方  
豈好爵之我縻兮實簡書之可畏收孟明於三  
北兮蒙羸繆之渥惠奉周任之炯戒兮勉陳力  
以就位冀鉛刀之一割兮庶伐檀之無媿老冉

冉之將至兮疾疢糾其相仍俟河清之幾時兮  
恐朝露之易零誦夫子之雅言兮疾沒世之無  
稱紛王事之鞅掌兮籲天闕而乞身積頽思而  
寢息兮憎愠愉以怵惕喟中情之莫我察兮眷  
懷歸而未得夜申旦以不寐兮就角枕而反側  
蟲夢夢以潛飛兮聽空除之蟋蟀先秋氣以哀  
吟兮感時物之數易魂營營以夢歸兮覩故鄉  
之髣髴歛驚寤以在床兮怛懍懍而怨怨昔鍾  
儀之囚晉兮操上風而不忘彼莊舄之仕楚兮  
詠越聲以徬徨覽季倫之奏引兮思娛老於河



陽繹陶令之賦辭兮脩初服於柴桑人情各懷  
土兮豈必經營乎四方余既不能狗華以苟祿  
兮又焉能棲棲於此邦孔接浙以違齊兮軻濡  
滯而出晝欽疏傳之炳幾兮脫桎梏於組綬梁  
歌噫以竄稽兮梅掛冠以遯吳仲樂志於園藪  
兮張興思於蓴鱸鴻冥冥於寥廓兮超繒繳而  
遠徂非斯人其誰與歸兮求逍遙於江湖亂曰  
玄鴉黑烏號寢宮兮鳳凰翩飛匿林中兮人各  
有心紛不同兮靜躁殊趣貴中庸兮塊獨居此  
將安從兮我思古人希哲蹤兮

弔董相賦

江都有董相祠焉余謁而悲之作賦以弔其詞  
曰余有事于江都兮敬謁董相之故祠悼哲人  
之遐烈兮獨慷慨以申辭何夫子之純懿兮生  
不逢夫休時黃虞日遠兮禮法敗衰弦歌不陳  
兮譎詐相欺秦肆并吞兮燔燒書詩周孔道墜  
兮異說恣睢漢興馬上兮陋習未除叔孫小器  
兮又何制作之能為猗夫子之中庸兮卒潛心  
於下帷綜羣籍之華實兮宣六藝之精微躡游  
夏以升堂兮抗孟荀其並馳發奧義於天人兮



王道粲其綱維彼武帝之多慾兮徒仁義之外  
施表章經術兮何獨棄此大儒豈斯文天喪兮  
實公孫其蔽之兩相驕主兮匡王禮儀虎口幸  
脫兮終身擯遺貪人敗類兮讒言罔極忠信弗  
臧兮仁賢杜塞悲士不遇兮撫遺文而太息蓋  
自古已然兮士入朝而見嫉駑馬克棧兮騏驎  
困於下勒幽莠盈疇兮嘉禾萎而弗殖文軒不  
知御兮敝輿是飾間姝嫫母兮妍媸眩惑吳干  
龍淵寧弗利兮謂不如鉛刀之斷擊濁世潛焚  
兮又孰能遠夫姦慝昔晏嬰之辯智兮尼父綴  
封而受厄姬文之拘囚兮崇侯構其仇隙伍員  
之殞首兮太宰進其僻說三閭之沉淵兮由子  
蘭之辟女溺韓非斃於說難兮李斯爲之讒賊嗟  
賈生之通達兮魯弗容乎絳灌宜夫子之於公  
孫兮沉下僚而削迹

懲咎賦

余以回祿之警逮繫詔獄者百日幽困之極賦  
以自懲其辭曰孟夏徂暑兮從獄辭歷杪秋兮  
曠旬時遭幽辱兮抑志而自尤繫岸狴兮蹇纍  
囚余不德兮嬰禍咎罪釁積兮逢此震怒祝融



孔威兮播凶虐挾飛簾兮火大作天降孽兮突  
焚如官弛禁兮蕩丘墟乏禪竈之先智兮愧國  
僑之訓令謀不臧兮詎曰予命 皇聽察兮泐  
無私詔覆訊兮窮刑書嗟履校兮荷黑索體膚  
傷兮屢扶扑日冥冥兮錮陰扉寢下濕兮棘重  
圍卒孔武兮恣殘詬蟲齧齧兮靡夜晝鼠羣啮  
兮蝸潛螫人燈半滅兮不見月星雨淋淫兮積  
庭潦辱塗泥兮羞誰告叫天闕兮茂由聞構讒  
言兮玉石不分夫何辜兮罹險酷身貼危兮備  
百毒昔殷湯兮拘夏臺桀覆家兮禹緒衰周文  
嘆兮羈姜里創易彖兮述玄旨治長縲綆兮尼  
父亟稱鄒陽嗽書兮卒以自明伊古賢兮蒙困  
難余何人兮避茲憂患懲夙愆兮心怦怦而弗  
舒惜壯歲兮日月不居精內蝕兮玄髮變世莫  
我知兮又誰怨亂曰有鴉萃止集于梁兮爰爰  
者兔越崇岡兮鳳鳥翩翩時不祥兮儉壬敗類  
忠賢藏兮詒厥典則思先王兮

宣幽賦

閒居無事兮聊秉翰以宣幽馳精思於玄奧兮  
貫華實於皇流準徽謨以布則兮騁逸軌以旁



求綜陰陽以經緯兮降質文而上下窺先民之  
用心兮統萬象以變化躍弛張於鈎注兮旣疾  
利而閒暇錯宮徵以低昂兮肅雖離其和平爛  
五色之相宣兮斂意匠於經營愛殊致而百慮  
兮要矩式於準繩窮藝圃之根柢兮邈灑噩其  
難名樂休澤之汪濊兮忘仄陋之末伎度流俗  
而橫驚兮冀端緒之未墜翔脩翼於寥廓兮何  
迫隘之足累

北征賦

涉徂冬以就役遵脩輶而遐征緬井甸之絡繹

睇郊牧之縱橫沂廣津而戒揖指通關以抗旌  
慨故里之睽絕憂煩傷以寡歡玄雲變其下覆  
兮密雪霏霏於林端飢鳥叫嘯於中野兮增冰  
憑岸而汎瀾念徒御之劬勞兮畏道路之險艱  
聊騁目以宣寄兮申鬱陶於詠嘆惟小人之薄  
劣謬薦名於有司屬康休之嘉運羅俊髦於綱  
維握貞固以穀率範禮防以馳驅策駑足以遐  
蹈矯勁羽於卑棲沐皇澤於天路企械櫟之周  
詩

潛思賦



夫何玄象之迅速兮日月忽其不居測天地之  
閉藏兮驗四序之盈虛宵耿耿其未旦兮獨室  
處而靡寧志蘊結而未舒兮靜潛思於宵冥哀  
民生之寡儔兮汨秉素以含貞退跼蹐以畏咎  
兮進嚙脊而遣悶壁流泉之胥潰兮憂蹙蹙而  
靡騁誦小明之嘉什兮表靖共於正直懷北門  
之苦心兮畏室人之交謫諒哲賢之委順兮抗  
遐烈以為式攝威儀於弗愆兮履溫恭維德基  
播芬芳於天壤兮彌耄耋而弗渝苟中心其何  
疚兮要神聽以保釐

閔俗賦

閔世俗之謠詠獨脩姱以練要懲遺烈以旌植  
飾鞿羈於中道秉幼清於初服固周容者之所  
誚昔姬旦之申繇列如石以矢辭披騷經以繹  
趣謂追曲其淪胥紛儀一而心結耿詠贊於曹  
詩諒軌獲之弗渝又焉能遠夫毀咎戒甦坏之  
戾緩和唇吻而弗徂考聖哲之所臧寧孤抗以  
寡偶彼蘭茝之昭煇兮挺幽谷而彌芳覽珪璋  
及筐管豈改錯其圓方苟唼訾以悒慢耻志墨  
其弗章保厥美而委順庶旁燭於無彊



西征賦有序

趙子景仁既得告趨庭東魯及旃西秦言邁靡  
遑端歸孔棘友人袞袞叙平生之慷慨申衷曲  
之鬱陶作西征賦一首夙昔綢繆諒非毫素之  
所能盡所貴好爵攸縻周行相示云爾賦曰  
沐皇祇之優渥奮遐躡於天衢稟官常於夙夜  
徇王事以馳驅母氏告余以言旋兮指故域其  
奔趨遵首丘之夙慕慨陟岵之辛劬叩帝閤  
以哀籲曰揆余之中情奉明詔以將諭簡吉  
日以遄征出國門而東騫道脩路以啓行望旗

旒之旃旃兮僕夫誥誥其靡寧總余轡于魯邦  
兮出徂徠之下邑泰山鬱其具瞻兮遵孔林而  
憑軾想遺音於絲竹兮悼壁藏之綴緝懼聖澤  
之湮滅兮撫斯文而太息朝濯髮於天津兮夕  
還轅乎西秦覽羸劉之故都兮觀儉俗於岐邕  
信河山之險固兮士習武而朴淳遭人文之貴  
朗兮多逢掖之俊民挺殊質於荒陬兮馳英譽  
於京甸甫弱冠以作賓兮卓羽儀夫胄彥流藻  
論於淵泉兮決逸駟於奔電宏典述於秘府兮  
彌博聞而洽見歷九州以尚友兮合道術以相



忘譬音聲之倡和兮咸取則於宮商念德音之  
日遠兮宣惠好於茲章豈言說之云喻兮庶示  
我以周行

別知賦有序

僕之密交有王子履吉焉多能才美獨行人倫  
少同濠閤長羣膠序諧聲共術實相孚暱王子  
之貢於天官也僕感陽禹彈冠之誼循回路贈  
言之情慨然賦述命曰別知要之終始焉爾  
昔余未燥髮兮馳篤慕於英哲曠矯迹之難儔  
兮諒褊心之寡協維王生之好脩兮荃中情其

固結胤神緒以昭休兮承丕祗之宏業蹇逸軌  
以高驥兮抗先民之皇烈既沈志於經墳兮復  
窮精於簡牒辯機緯之義象兮採術藝之琛竒  
吐黃中之緒論兮布卓詭之妍詞式大猷以申  
典兮何古人之足師包豈弟之上仁兮含條理  
之令姿敦人綱以周慎兮秉玉度其溫如誦棣  
華之嘉什兮玩蘭臭之易辭翔藻譽於東序兮  
騰茂聞於遐甸握靈珠而弗售兮慨和璞之徒  
獻豈命運則然兮偈時俗之蔽眩幸膂力之方  
剛兮從有司之嘉薦叩天闈以彙征兮闢亨衢



而豹變期良田於晚歲兮庶脩名之早建

秋水亭賦有序

梁故都會多池臺園苑慨梁王枚馬之遺事竊  
心慕之思遐游博觀訪古咨今以快其平生未  
之有能郭子舜符向余言梁之美曰吾梁產也  
梁之郊平臺在焉有水濱之吾構亭焉䟽以葦  
蓮蔽以藻荇疑神發智是甚宜於秋因感蒙莊  
秋水之旨命曰秋水授泰賦之其辭曰  
體天地之中區兮理陰陽以經緯辯貫利於墳  
衍兮制廣輪於郊遂睠梁王之故苑慨崇臺之

無廢鬱嶢嶢之敦丘兮蹇陵遲而陂陲垣墉鞠  
為茂草兮穹谷杳窈而含訝溘仙馭之緯繡兮  
曾弗備降乎峻基之嵯峨枚馬弗可作兮大雅  
契殄而寥廓悲質文於異代兮降百氏而求索  
藻翰信足娛兮究宗工之矩矱依藝圃以慰止  
兮漱皇流而濯漑挹榮雒之汎瀾兮涉波澌之  
洞潰溯瀍澗之中坻兮碎灌例以屏允嘉臆沸  
之檻泉兮攘檠栢之蒼葦夢壁薜荔兮繫楣樞白  
茅兮芟荷扉蘭枕兮松檣芳芷裊兮藿為帷糝  
椒桂兮饜堊繚杜蘅兮飾桴棗超形神於虛朗



疏心智於潔清齊萬有之畛域兮測五氣之虧  
盈達終古之大觀兮馳宏論於莊生

麟山賦有序

婁有九峰焉其一曰天馬黃門楊君士宜之別  
業在焉天馬麟也乃自稱曰麟山表聞其勝而  
未之游也援筆賦之其辭曰

偉吳會之隩區兮紛靈異其難詳維山川之閔  
峻兮苞元化於陰陽羗九峯之岸額兮奠樞位  
於婁方揭珍符於藪澤兮蔽海陬而枕江高岑  
截薛其設險兮絕徑窅豁以如堂防俯辰曜之

森羅兮切閭闔以飛翔綿絡繹以迫隘兮森樂  
峙以開張睠天馬之嘉名兮表南服以作基竦  
泰清以貞觀兮駭積岨之屈屨綴雲構於玄宇  
兮儼神明之攸居崇林鬱其屏翳兮脩阪扈以  
逶迤藹炎樹之冬榮兮雜栢桂與檉椐絳氣馥  
郁以氤氳兮瑤葩粲以葳蕤羨幽人之滅跡兮  
維嘉遯其攸宜馳玄情於寂寞兮澄煩念於冲  
虛挾長生之秘術兮末逍遙以無為

中麓賦有序

章丘之南爰有胡山其中麓則司封郎中李子



伯華之別業在焉嘉靖十有八年 天子幸承  
天李子以職事扈從遣吏走姑蘇邀余賦之其

詞曰

瑋中麓之歛嶮表章丘之名區首岱宗以發原  
跨溟海之東隅槩泰清以揭峻括九地之方輿  
夫其空龍斬巖嶙嶙嶮嶮截苞含星辰隱蔽日月  
蘊陰陽之精和與濁世而隔絕爾乃物產瑰異  
珍竒挺生赤芝美箭嘉木瑶英梗楠梓樟檉楮  
檣櫛之材紛綸掇揆固不可殫紀而悉名也則  
有瓌瑰之士卓犖之倫秉山川之靈秀總文質

之彬彬涉道德之廣囿漱仁義之芳津鑛孔墨  
之遺藉狎榮綺之逸民於是乎選崗岑以創構  
因堂防而締基屬岷岷以幹室廓閭闔而敞扉  
雜椒蘭以巧壁纚松桂以雕楣信戒汰以歛度  
亦屏陋以崇規逍遙乎其中誦讀乎其下左棊  
右書且蠶且稼遵蠖屈以待時順匱藏而求價  
感風雲之邁遇奮鴻翼之翱翔曳纓綉以風議  
握銓鏡以低昂作周楨於王國登漢道於泰康  
信吉人之秉哲寔茲麓之發祥陋移文於述載  
徵君子之行藏



陝西諸將破虜頌有序

皇上御極之六載文教聿興武功載揚維時西  
 北諸虜數寇邊鄙狡焉不靖夏六月遂犯我花  
 馬池毀我藩籬蹂我禾稼於是提督尚書臣憲  
 選將厲兵指授方畧諸將臣卿臣瑛臣義臣佐  
 率所統漢土游竒諸軍協規同力分道並進臣  
 雲賈勇陷敵覆之固原窮追逐北俘其醜虜三  
 百餘級噐械畜產收穫萬計聲震荒外臣憲馳  
 捷以聞 皇上賜璽書褒美乃命幕府第其功  
 狀頒賞有差昔周之宣王興脩文武之業以恢

張周道時則獫狁未夷命方叔征之六月出師  
 不遑安息故詩人美之曰六月棲棲戎車旣飾  
 又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中興之功於斯為盛  
 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胡元菴宅寓旬暨我  
 太宗文皇帝親御六飛芟夷餘孽定鼎北極開  
 廓洪基肆我 皇上嗣統中興內修外攘思光  
 祖宗之業推轂授鉞懷頗牧而興嗟蒐卒補  
 乘咏車攻而嘉嘆是役也師徒不勤弓矢無辱  
 膚功休烈視周宣有光臣謹作頌以章中興之  
 盛且以震動海內傳示罔極焉頌曰



於鑠 皇明九葉重光 帝矢其謨嘉靖中邦  
華夏蠻貊率享來王蠢茲戎虜干我天常負固  
匪茹犯我朔方蹂躪師田繹騷邊疆天錫 帝  
祐允文允武推轂授鉞折衝禦侮桓桓元戎分  
陝開府乃扞牧圉四鎮攸撫稟受成算壯猶克  
舉左右節制進退規矩六月維夏虜敢跋扈隴  
突城堡深入險阻神憤而疾士赫斯怒元戎帥  
之爰整其部維時虎臣協規來聚嘽嘽推推褰  
帷承弣二矛重英長轂百旅鍛乃戎兵飭乃樓  
櫓旌旗蔽雲矢石如雨賈勇先鳴闕若虓虎殲

之固原俘其醜虜獻馘連連輜重咸取五日四  
捷奏茲膚功旃裘震驚王庭以空露布朝馳于  
甘泉宮 帝嘉乃勞寵賚攸崇錫之金帛既以  
彤弓策勲飲至廟謨斯弘昔在周宣委任方叔  
六月徂征戒茲戎服獫狁于襄以匡王國赫赫  
高皇草創天祿夷德腥羶底于刑戮昭哉  
文皇光纘歷服六月出師迅掃獯鬻殺胡奏捷  
奄定傾覆拓地開疆式固鴻休 皇帝聖哲與  
神為謀功光周宣 祖宗是侔維茲駿功允戎  
之力 皇有虎臣効順率職武功載揚王猷允



塞干羽兩階遠人來格弓矢斯橐疆場永謐  
皇帝壽考於萬斯年百祿是適如日如川 皇  
帝孝友光於神明獻馘 九廟洋洋來歆小臣  
作頌以颺厥聲

河清頌有序

明統天基命玄化浸潭休烈宣章珍符靈契譎  
儻曼衍紛綸旁臯揭之策書傳諸故老難可悉  
究肆我 皇上度宗視朔迪喆考祥蓋六載于  
茲而黃河清焉肇自靈寶達于平陽六日為期  
凡五十里澄逾滄浪洌並湘渭邑居聚觀司府

列狀謹按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伯上應天漢  
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易坤靈圖曰聖人  
受命瑞見于河是故歷代寶焉以為聖哲泰亨  
之徵昔宋元嘉中鮑照作河清頌彼偏方閩紀  
政荒民慢猶且闕誕矜夸盛稱幽明同贊神祇  
與能矧我四隩同風八蠻底貢雨暘若時昆蟲  
閭澤協氣薰蒸謳歌彌布爰降顯實以昭景福  
凡我王臣鼓舞抃躍夫稽之圖緯既如彼考之  
功庸則如此而 皇上方謙冲警惕懿鑠弗居  
祭告惟謹然茲事非細不有述作曷示康休臣



謹作頌雖詞義鄙猥文采不足庶以揄揚盛美  
褒贊德業被之樂章竊附雅頌云頌曰

咨大河兮發源崑崙崙道窄額積石兮駭奔龍門  
䟽九道兮曰鉤盤鬲津淳滴炭漫兮激疾襄陵  
趨傾赴壑兮兼包并吞渠澗澗兮逝者徂征  
潛流地中兮灘沮是經并渠千七百川兮汨漱  
壤墳脉絡縱橫兮溷淆濁黃曲直疊折兮浩浩  
湯湯涇水什石兮其泥數鍾人壽幾何兮河清  
靡常於 皇受命兮肇茲吉康斤斤不顯兮土  
帝降福簡穰河水清兮錫貺豫梁亘上下兮達

于冀方水維緩兮湜湜其清清且瀾兮顯渙揚  
焯衝風謐兮蟻珠曜光陽侯弭節兮河伯獻祥  
龜龍負圖兮游戲水中央嘽嘽齒齒石泐嶮兮  
藻蘩榮曄淇園之竹青青如簣兮壁鼓下列河  
水清兮 皇心豫說 皇謙冲兮夙夜憂勤曰

皇天無私兮惟善是親謂河清為異瑞兮無若  
康茲小民綏遠為邇兮在予 一人迓天休兮  
敬共明神神懷柔兮小民救寧時雨時暘兮豐  
年屢臻截九有兮天衢之亨允猶翁河兮地天  
平成績禹功兮侈厥頌聲億萬萬兮孝孫有慶



皇太子生頌有序

明嘉靖十五年孟冬之月六日 皇太子生率  
土胥慶臣恭謹作頌曰

孟冬元旬誕降皇儲於昭前星燭于北樞 皇  
帝乃薦饗 宗祖叶禮神祇登億麗之玉牒進  
萬年之觴壘啓奉天以受朝羅百工以奔趨騰  
渙號以宥赦沛鴻恩於九區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二

七 連珠

七稱

七擇

連珠三十首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二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袞永之甫 著

長洲後學甥葵亭張燠燠蓋甫 校

七稱

昔枚乘作七發而效者相繼傳崔張曹之倫世  
所傳誦心竊慕之然恨其騁竒詭之辭窮廣遠  
之思轉相祖襲頗無意義近信陽何景明亦作  
七述關西趙時春復作九難誠古人之亞匹也  
何之病局而不鬯趙之病繁而不精豈子雲所  
謂麗以淫者乎袞吳人也作七稱以夸吳之美



設爲秦客以發其端木乃終之以 皇業云

秦客有過東吳先生者東吳先生盛稱吳之美  
客曰吳故蠻夷之國而僻陋之邦也自夫差通  
于中國暨聲教浸以蕃昌乃後 吳擅割司馬  
渡江而聲名文物始盛然蕞爾一隅建國分州  
者謂之偏安則壤成賦者列之下等烏在其足  
夸也今先生亟稱焉是猶楚人之詭雲夢而未  
覩夫洪河之險蜀叟之談劍閣而不窺夫崑函  
之固也竊爲先生不取焉東吳先生哈而歎曰  
甚矣子之膠于故習而惑于舊聞也夫盈虛消  
息者皇天之運也變遷流盪者后土之宜也故  
風氣之開闔有時而禮俗之淳漓靡一賢聖之  
盛衰有期而世道之升降不常且夫晉冀之地  
虞夏之所都也而殷周為墟岐雍之州秦漢之  
所宅也而唐宋不居何則王霸代興而功業世  
易固不可局方隅而定論泥典籍以槩觀也今  
子習故聞舊而訾吳之陋亦何異於拘墟之見  
窺管之智哉吾將語子以吳之美而子自擇焉  
客曰唯唯

東吳先生曰發女女之野斗牛之墟包以江淮鎮







金城玳瑁瑤琨瑕英果實則橘柚榴柑柰李  
 來禽枇杷楊梅般關挺橙竹箭則篠簜蒼筤簞  
 篔簹管籥綠沉鍾龍緣丘被岡羽毛齒革骨角之  
 材漁鹽鉄冶錢刀之利江湖陸海百物攸萃嘉  
 禾碩穀擢穎岐穗麻菽馮戎瓜瓠綿繫貢賦之  
 饒數倍中古腐紅粟乎海陵登雪粲于天府爾  
 乃闢廣市啓通廛車接轂士摩肩工輻輳旅駢  
 闐磊砢充溢貿易諱喧輕紈細縠弱蕉精締寶  
 布罽毼卉服織絲純錦綺繒苧羅縑縞象簞桃  
 笙堊漆丹朱五方之貨商行賈居揮汗場塵徼

利乘時富甲乎卓鄭財溢乎猗朱斯物產之淵  
 貨利之丘也客以為何如客曰夫投珠抵璧者  
 聖王之烈也黷貨請環者鄙夫之陋也是惡足  
 稱哉

東吳先生曰闔閭經營夫差締造重城六門復  
 梁周道準樞極以作宮憲營室而抗館揭姑蘇  
 之崇臺披長洲之茂苑雙闕軒翥連閣逶迤華  
 殿中央隱隱巍巍飛甍藻綵井幹璇題洞房曲  
 阿刻桷雕楣圖畫雲氣勢侔宸居巧運倕爾精  
 竭般輸又乃廣以孫吳衍以陳隋臨春結綺承



露飛蕙耀日巨虹望仙通天鏤以紫沉屑以香  
檀綴以覆思塗以椒蘭火齊珊瑚瑪瑙琅玕琥  
珀菌芝錯落其端卑未央之截葉小阿房之聯  
延此亦閔麗之觀軒敞之娛也客以為何如客  
曰昔楚敗於章華夏滅於傾宮子之所稱異乎  
吾所聞願子更端

東吳先生曰西施閭姬十五二八妖冶媵靡  
嫚可悅皓齒丹唇髮漆膚雪螭首蛾眉星目桃  
頰纖穠合度長短中節乘中濮上之姝阿谷下  
蔡之女曾未足以儷其妍姱並其卓絕也於是

曳輕裾珮文璫振縞衣披霓裳步閒館游洞房  
流顧眄耀清揚騰口輔恊宮商奏溱洧之褻詞  
宣淇沫之豔章彈竿箏理笙簧謳吳歆詠越吟  
唱巴郢操鞞任駭午子茂嚴春聲靡靡音悒悒  
震人耳盪人心既乃整華裝以迴旋捷七盤之  
妙舞長袖若飄飛髻似舉機疾體輕揮霍間靡  
伎窮陽阿節中激楚縱橫俯仰忽若迅羽已而  
歌曰明星爛兮夜未央燭煌煌兮照華堂樂莫  
樂兮不可忘復為歌曰蔓草零兮露朝晞雁南  
翔兮秋氣悲人命促兮我心哀斯亦聲色之至



樂歌舞之極歡也客以為何如客曰縱耳目之  
慾者聾瞽之媒也溺燕游之好者廢痿之根也  
而子何以稱哉

東吳先生曰專諸之雄要離之桀伍胥之悍梁  
籍之烈荆楚之竒材吳會之大俠選風胡之湛  
盧竦薛燭之巨闕鍛鍊五金照耀霜雪犀渠鶴  
膝于將鑄鏤魚腸扁諸鮫函蛇矛烏號夏服利  
棘銛鈎集亡命報怨雙吡咤則風生暗鳴則電  
流棲於越入郢丘挫勁曹刃強劉義勇冠乎萬  
夫英聲騰乎九州至乃蘭澤春和叢臯秋厲駕

王良之輕鑣馳伯樂之駿騎寧波若盧之勁弓縱  
繁弱之迅矢挾彈繳於峻陵張罾罟於廣溼走  
東郭逐韓盧掩蒼兕蹶玄狐搏乳獭格獬豸殪  
羆贄斲鬪鬪擒麋麋執獰狙落鷄鷄攀為鳥中  
則雙加殺不單獲割鮮染輪超距投石飲如川  
流校若山積斯亦勇俠之雄馳騁之樂也客以  
為何如客曰此霸王之餘業弋獵之陋觀固未  
足稱也

東吳先生曰吳之創基肇自泰伯季子守節以  
讓立國言公北游禮樂是習遂乃躋洙泗之高



第列文學之哲科變斷髮之龐陋登春臺之熙  
和家陳俎豆戶溢絃歌士業振鐸人競操觚彬  
彬乎郁郁乎買臣嚴助莊忌之徒已足多矣迨  
乎三國鼎分六朝虎視俊茂響臻尤號多士周  
瑜魯肅之謀畧張溫陸績之諷議步騭諸葛之  
風雅顧雍呂範之政事虞翻之竒偉趙咨之機  
警王謝之勲庸機雲之秀敏唐有敬輿宋有仲  
淹咸學貫乎天人材亞乎旦奭功圖乎鼎鍾名  
流乎史藉步儒苑以高驥翔藝林而遠集德為  
世程言作士式客以為何如客曰美則美矣更

有進於斯者願先生卒稱之

東吳先生曰胡元俶擾赤縣羶腥中原魚爛大

盜瓜分兩儀崩裂三光晦冥 高皇帝握靈符

麾義旌奮鳳陽據金陵深根固本兼包并吞因

揚州之財賦攬江左之豪英總鷹揚之梟將糾

哮鬪之勁兵謨謀則劉宋陶李攻討則徐常湯

沐翦脩鯨於彭蠡殄封豨於涿鹿掃欃槍於滇

南驅天狼於漠北混壹平車書會同乎荒服編

髮沮頰焦齒貫胷黥首梟矚文身反踵侏離裸

袒之國靡不奔走而臣伏然後蕩滌苛誓宣布



慈仁廣建宗姓登叙賢能制作禮樂刊定章程  
綱張目密以貽子孫觀其序華夷則義農開闢  
之功也鋤凶逆則湯武征誅之烈也立法制則  
成周損益之監也颺祖訓則神禹典則之遺也  
故乃集謳歌騰頌聲薦馨香荷休徵降甘醴耀  
景星河圖獻洛龜呈獸一角芝九莖駢百祥擾  
五靈浸潭旁唐匝沓紛綸玉牒不可勝紀彤史  
不可殫稱蓋自生民以來莫之與京實由起東  
南以席卷西北資吳會以囊括幽并也故建業  
舊都豐鎬伊匹億萬斯年配天罔極我吳之美  
粹難究述聊陳大端以祛子惑客曰鄙人生長  
西陲局于見聞敬聆高議請誦終身

論曰昔周之衰也玃狁犬戎世受其禍而平王  
卒以東遷漢興匈奴疆盛以孝武之雄略統霍  
衛之猛將因文景之遺業慨然有滅胡之志而  
獸奔鳥散亡徙竄匿終不可盡逮乎五湖劉趙  
鮮卑赫連拓拔爭相長雄中華之禍極矣唐之  
中葉吐蕃回紇長驅京洛如踐無人之境然亦  
未有混壹區宇據神明之統滅黃炎之裔稟其  
正朔服其左衽者幾乎百年如胡元之慘者也



腥羶汚穢瀆亂糜沸亦厥初混沌鴻蒙之運也  
高皇帝以濠陽布衣談笑而驅之犬羊豺虎  
屏伏舊窟乾坤清寧諸夏生民復覩衣冠禮樂  
之故斯與羲農之開創何異哉而儒官學士未  
有鋪演光揚以繼雅頌者昔吉甫頌周奚斯稱  
魯下暨漢魏猶有其人煌煌我明功烈若此  
而闕然無聞其何以詔來裔編詩書哉我明  
之王業實起乎金陵而資於吳會是以秦末  
望氣之徒咸云東南有天子氣而始皇東遊冀  
以厭之乃不知其發祥於我太祖也表舊為

皇明鏡歌十三篇叙我明戰伐先後之序

茲復為七稱以著王業之始於吳匪獨稱吳  
仰以稱我明焉爾

七擇

清虛先生抱壹鬱之奇疾煩懣噎塞卧痾五湖  
之陽者三年矣有逍遙公子聞而造焉先生方  
塞徑闔戶惡聞人聲偃仰呻吟據槁梧擁重狐  
氣息僅屬使閹人辭焉公子曰竊聞先生玉體  
不寧違陰陽之和失起居之節廢飲食絕耆慾  
謝賓客不敢請也然有術焉可以起沉痾瘳膏



育上等算於松喬下齊齡於彭祖而况先生之  
病未至是哉於是先生延之上坐矍然凝神而  
竦聽之

公子曰崆峒之虛崑崙之丘珍草叢生靈藥萃  
焉丹砂空青玉屑玄芝漑以甘醴灌以上池五  
采爛燁香氣酷烈葉垂朝露花飲冬雪盖千年  
不彫矣於是使黃帝採之神農嘗之岐伯伊尹  
和跗盧鵲雷公越人之徒交製其劑先生豈欲  
飲之乎先生曰余厭湯藥久矣不能從也

公子曰嶰谷之陰終南之顛是生竹箭鐘籥篠

蕩背萬仞之孤崖臨不測之深谿漱以清泉刷  
以勁飈俯濯玄霜仰干青霄峴岫成削森穆沈  
寥猿獼鼯鼠夕叫晨號鷓鴣雉鵠嘯匹呼曹節  
幹空洞枝葉扶搖於是命伶倫斬伐子野剪截  
製而為笛宮調徵協涉清夜遊曲房月出皎兮  
順風微揚繁奏要妙宛轉無方乍掩抑以激切  
終泛濫而徬徨呈絕伎於君明極巧思於季長  
斯固足以蕩滌志意疏雪精神使聽者忘疲其  
樂洋洋矣先生能強起聽之乎先生曰僕病未  
能也



公子曰嶧陽之孤桐太冥之椅梧輪困重嶮偃  
蹇崇阿晞朝陽之淳精吸天地之元和卿雪陰  
其根惠風拂其膚翔鸞棲其條威鳳巢其柯乃  
使匠石運斤堂襲選樸剖陰莖以鏤鏤削孫枝  
以彫琢絃以園客之絲珥以寡母之約搵螭龍  
於丹漆錯圖像於翠綠調以成連操以巴涓子  
春撫的伯牙揮絃音諧節亮手疾心閑竒弄迭  
奏逸響遙傳忽樓攏而縹緲復案衍以纏綿至  
若靈雨新霽炎暑頓清蘭堂桂館飛軒廣庭坐  
蔭嘉木賞集良朋理南薰之雅曲汎清角之新  
聲綠水白雪東武廣陵戔戔湯湯猗猗惜惜將  
悲復憚乍浮更沉六駟仰秣玄鶴舒鳴桓譚不  
能究其旨叔夜不能窮其精斯琴德之至妙固  
足以悅性而愉神矣先生能強起御之乎先生  
曰僕病未能也

公子曰九秋之夕天高氣清溫房密室邃宇幽  
楹蘭膏明燭霧縠雲屏於是布綺筵促瑤席辭  
衆賓留嘉客羅珍羞薦包灸羽觴風飛二八侍  
側屏笙簧罷竽瑟徵才人選妓淑姱容麗態娥  
眉曼睞灼若春花瑩若美玉妖冶難言奪人心



目被華桂振輕綃綴明珠垂步搖沐蘭澤揚翠  
翹屢流眄以目成復將歌而含笑粲貝齒以發  
聲動丹唇以宣調陋北里之淫哇追陽阿之竒  
妙激飛塵於梁端遏行雲於天表茂吳歛而鄙  
蔡謳駭絲駒而走王豹虞公失色秦青祕音掩  
孤竹之管廢雲和之琴使夫歡者酸鼻悲者蕩  
心故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先生雖病能強起  
聽之乎先生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如公子之言是益吾疾也

公子曰中山之釀酎宜城之醇醴靈淥異名春

清殊旨竹葉馨香蘭英甘美空罍勺瓊漿挫糟浮

蟻營以康狄嘗以玄石單醪君羊飲一醉千日則

有子雲伯倫陶令畢生操觚挈榼承槽捧鬯枕

趨藉蘗未歎先醒浮以太白盛以彫樽酌以太

斗罰以兕觥飛羽流波電醕川傾筋骸和鬯思

慮沉冥陶陶兀兀焉知死生雖有淹沉結轡之

痼惰窳憤耄之形靡不疏通涌溢而灑然清冷

也先生能強起飲之乎先生曰此亡國之味腐

腸之藥僕雖亡恙不敢耽也

公子曰東海之中爰有丹丘珠宮貝闕月殿星



樓璇臺切天絳宇雲浮林生白玉地產黃璆靈  
芝五色桂樹千秋列仙所集羽人嬉游則有王  
喬羨門安期洪崖鬼谷之儔升紫烟以遐舉  
朱鳳以夷猶掇丹莢於危嶠採翠茗於清流超  
太虛以出入混元氣以周流朝飲沆瀣夕餐至  
精恬澹冲漠無思無營肌膚若冰雪容顏若處  
子後三光而靡彫歷億劫而不死固將等龜鶴  
於蜉蝣而遺濁世如泥滓也先生雖病能強起  
從之乎先生曰此秦皇漢武之所不能非俗士  
之所敢希冀也然而先生有喜色矣

公子曰將為先生延方伎辨說之士究同異於  
楊墨綜名實於申商陳功取於范蔡角從衡於  
蘇張窮堅白於龍督肆虛無於老莊是非蜂起  
剖決毫芒舌如箕吐口若河懸深之入黃泉高  
之升青天詰之無繇析之無端聽之者忘倦聞  
之者靡厭辭未及終而先生曰善

公子曰此猶未也復有仲連排秦端木存魯陸  
賈下越子卿折虜功存片言義冠千古斯固辨  
士之雄而非通儒之所慕也吾將使仲尼揚鐸  
孟軻鼓頰董生持籌賈誼侍列繹仁義之源述



唐虞之烈發天人之奧建治安之業使稷下屈  
其辨談天卷其舌先生雖病能憑几以聽之乎  
先生於是恍若聆至言聞妙道沉病去體蹶然  
而起

連珠三十首有序

連珠之作興於子雲廣於班蔡盛於陸機言約  
而意博文微而旨深假引喻之辭含風刺之義  
聯屬成章貫而不絕故曰連珠蓋文之美者七  
嗣而爲之得三十首

臣聞二曜貞明則列宿順叙四時迭運則八氣  
均調是以天子董官必先於論相大人興台莫  
要於格君

臣聞萬鎰之璞受琢削以成器三品之金資鑄  
冶以為功故士必養而後成賢必試而後用  
臣聞應龍善化翼雲而興鴻鵠冥飛得風斯奮  
何則橐籥以吹噓致用賢豪以假借成功是以  
飯牛之豎附秦穆而名昭屠狗之流攀劉季而  
業顯

臣聞峻嶽蔽天撮土無資於蟻丘洪川浴日消  
流莫加於焦火勢之所去雖高必隳力之所分



雖大必抑是以宗魯裂於三卿炎周卑於七國  
臣聞兼金百鎰輕於脫粟之飽文織千純劣於  
卉服之溫是以虛聲非實用之倫賤品逾常珍  
之等故淮陰譽茂以興劉殷浩名浮而禍晉

臣聞量以容深深逾量而必傾衡以權重重越  
衡而反折故程功貴於度德而分職先於叙材  
是以愚公憊於移山夸父斃於追日

臣聞咸池雲門八音合而諧聲辟雍清廟五材  
集而作構是故大君取士采微藝而畢庸明主  
甄材廓殊塗以並進

臣聞千將弗試混鉛刀而孰辨駮耳弗御雜駑  
馬以無分故英竒每困于下僚俊傑卒章於多  
故是以毛生攄脫穎之竒而曹子奮登壇之勇  
臣聞膏肓之痼瘳於瞑眩之藥顛悖之行更於  
逆耳之言是以林旣奮竒辨而屈齊景茅焦抗  
危論以悟秦皇

臣聞皇天垂象義曆莫測其高滄海匯流亥步  
莫窮其廣何則無形者非有形所能該難知者  
非易知所能盡是故遠近之辨尼父屈於齊嬰  
堅白之談公孫伏於魯叟



臣聞精之所感理何深而不洞氣之所會思無  
幽而弗通石馮神而能言柳肇帝而自起是故  
燕地之霜隕於叩心之臣東海之旱枯於飲寃  
之婦

臣聞江海潤下由於浸漬丘嶽積崇始於陵遲  
是以書垂灼灼之辭易示堅冰之戒

臣聞辭輯而民莫言善而邦興是故鄭僑有辭  
趙武致敬王滿正言楚莊以慙

臣聞袖由微而成著福自下以增高是以季郈  
之雞卒起三家之孽梁亭之瓜終諧二國之歡

臣聞烈士徇名尤慎保身之智高鳥射利長操  
遠患之機是故范座騎危卒免刑誅夷吾束縛  
終致霸顯

臣聞康衢之坦大車有覆軌之警洪河之險纖  
舠無折舵之憂何則袖難迫於前則雖危必安  
情偷肆於內則雖平必陂是以明者慎於所忽  
而狂夫敗於不虞

臣聞言無逆順投會斯從交無淺深中機則售  
是故問丘矢辭而拜相壽王進說以受金  
臣聞情之所觸雖無感而相求義之所要雖相



懸而靡顧。是以魯女懷漆室之憂。祖朝獻藿食之策。

臣聞撞鍾以挺。聲雖洪而不揚。貫鍼以縷。緒無焚而不理。故蒙莊取譬於庖人。賈傳託喻於屠垣。是以網罟糾纏。必藉提綱之智。政刑墮錯。寔資理劇之能。

臣聞銜勒以馭馬。而泛駕多超軼之材。刑威以繩下。而越禮多瓌竒之士。何則。細不足者大斯有餘。卑無能者崇而後顯。是以蒙篋簞蓋之譏者。終膺曲逆之封。負牀第之累者。卒流京兆之譽。

臣聞物體有定。應用無方。人性有常。緣情斯異。是以明鏡照形。妍媸各隨其象。洪鈞播物。小大各因其材。故聖王垂兼聽之公。達士秉大觀之智。

臣聞日之明也。掩月而陽。鳥匿於虞泉。天之高也。絕雲而彈丸。蔽於浮晦。何則。勢以時移。無高弗下。情緣物改。靡明不昏。是以君權輕於閹尹。之賤。主威奪於婦謁之私。

臣聞世之所棄。雖適用而必捐。時之所崇。雖停施而蒙錄。是故齊狗之惡。時捷於韓盧。趙璧之



珍或賤於燕石

臣聞芝蘭之烈伏幽谷而彌芬蠙珠之輝沉深淵而愈媚是以弓旌之招明主首加於側陋竹帛之業材士爭奮於丘園

臣聞旭日方升則堅冰立泮朝霜既隕則貞木後彫何則繫乎物者易移而存乎我者難奪是故禽息甘碎首之危弘演勵納肝之節

臣聞燕雀處堂莫悟覆巢之禍虎豹在山寧知陷罟之災是故春申困於李園武靈幽於趙允臣聞基廣難傾樹基則固源弱易竭濬源斯長

故姬文之業過曆而後衰齊白之勲沒身而即敗是以俗儒徼速效於崇朝王者要成功於必世

臣聞讒易入雖親必踈怨讟繁興何膠不解是故意以之謗受疑於明君履霜之悲不容於慈父

臣聞鷲鳥嬰羅不改凌霄之志神龍失水無損從雲之心是故申胥守死於秦庭子卿操節於胡朔

臣聞禍福隱相伏之機成敗炳互形之兆是以



幾望之月晦昃攸因昧爽之星大明斯繼故逢  
滑猶吳而福荆英公棄籍而從沛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二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三

論議

懲胡論二篇

詰盜議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三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袞求之甫 著

長洲後學甥葵亭張燠蓋甫 校

懲胡論二篇有序

昔賈誼鑒秦失而作過秦陸機痛吳亡而作辨

亡述興替之原較短長之算詞義卓美余心慕

之及觀趙宋之所以亡與我明之所以興慨然

有作命曰懲胡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義取諸此使覽者悟焉

上篇



宋室不綱御戎無策承五代昏亂之餘中國積衰之後燕雲督亢棄以資敵靈夏河西失而不取遼人歲擾於北陲夏氏日蹙於西鄙喪師者不誅削地者無罰因循和議專事姑息金繒百萬歲輸遼左逮乎中葉武備益弛王安石呂惠卿之徒創行新法流毒海內青苗手實差役免役之制紛紛改易民不聊生下有土崩之勢而上不悟民有倒懸之急而主弗知施及徽欽以昏闇之資而縱淫荒之慾神仙幻惑之技土木花石之娛唯言莫違崇信奸回斥逐良士諍臣

卷舌而不諫忠賢喪氣而不談內有章惇蔡卞林靈素之徒以順其意外有童貫王黼之流以養其禍橫挑邊釁失好強胡繇是女真氏崛起海陵憑陵近甸驅哮鬪之羣總狼虎之衆雷掃燕趙雷震魏冀舉河北如拾遺下山東猶振槁兩京失守空若無人連城之將望風而獻欵跨邑之師駢首而就戮徽欽北轅華夏左衽裂冠冕爲椎髻變聲音爲侏離曾曾矚齒深目高鼻之胡橫行乎九服三綱瀆亂神人俶擾淫穢之俗羶臊之風腥聞于天雖太古鴻蒙之運五胡



鼎沸之秋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當是時也雖使秦皇漢武為之君衛青蒙恬為之將猶且難之而區區高宗昏逾於桓靈懦甚於懷愍舍建康而弗居即臨安以為宅航海以避敵屈膝以請和任權奸為心膂疾忠賢如仇讐紀律崩壞政刑焚錯由是武夫解體億兆離心遂使帝王神明之統棄為犬羊大盜之藪而宋因以亡矣夫李綱趙鼎張浚之相非不賢也張韓劉岳之將非不健也京洛秦雍荆襄之地非不險也完顏女直之主非必有劉淵石勒之雄也兀朮斜也

粘沒喝幹離不之酋非必有英衛韓彭之畧也然而兩河失守宗社丘墟者武備弛而國是乖和戰之議舛而南北之勢殊也何則材官勁卒代北之所產也強弓利鏃韓魏之所習也良驥名馬燕趙之所有也金城天府崤函之所據也彼胡皆有之而欲以蕞爾江左之地與之抗衡合一隅之士馬以當九州之驍驍引垂絕之脆弱以支方張之凶醜譬之驅童豎以敵青犢走韓盧以搏猛虎其不格明矣向使宋之君臣脩其政教公其誅賞進忠良而遠佞選材勇而



汰懦弱厲夫差報讐之志効勾踐忍辱之奇采  
戰攻之上策絀和好之鄙算定金陵為都會跨  
江淮為障蔽控秦雍為門戶通襄鄧為咽喉固  
其疆場豐其穀粟兢業以持之儉勤以訓之文  
告以申之敵愾以耻之相時而動乘間而發固  
可以管兀木之背繫女真之頸混壹書軌而光  
復舊物也又何至國亡身辱為天下笑哉

下篇

昔蒙古氏以陰山之餘孽遘陽九之否運遭宋  
祚將頽金錄告訖奮自沙漠奄有中原天獎其

兇盜據神鼎羶裘之長偃然宸極北窮幽陵南  
界炎州東際咸池西漸虞淵九夷八蠻無思不  
服自開創以來獯鬻之強提封之廣未有逾此  
者也然而醜俗昏風多襲其故詩書壞而禮樂  
崩天地閉而賢人隱聚鹿之穢扇乎宮帷篡弒  
之禍尋乎骨肉三綱既絕四維攸斁由是大盜  
蜂起神州鹿駭涉勝之徒並起而亡胡于時據  
州郡竊名號者二十有七姓焉然皆政刑不修  
殺戮相勝攻城屠邑血流赤縣以暴易暴秦之  
與項相去幾何我太祖皇帝躬龍虎之姿總



江河之旅攬霸王之畧協天人之運不階寸土  
挺起塗山首下采石雄據金陵深根固本以基  
鴻業內引江東之粟外資淮泗之勢熊羆霧集  
爪牙川至寤寐以來王宋之英虛受以納陶劉  
之策推轂以重徐常之權分閫以崇李湯之任  
羣策畢屈百戰咸克算無遺規動無失慮彭蠡  
之役血戰累旬湖水變赤元兇授馘雖黃帝之  
涿鹿光武之昆陽方斯蔑如也遂乃九有歸心  
三靈効卜不出建業而分遣虎臣摧劇寇如燎  
毛掃堅墉如風葉中原廓清河朔底定殘胡孽

醜遠遁龍荒千古之兇除百王之耻雪駿功茂  
烈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我 太祖者也天下旣  
定厭苦兵革雖肅清沙漠歲以爲常猶未能窮  
追遐討使王庭絕於幕南困獸竄於故穴者也  
我 文皇帝深籌遠算悟婁敬之讜謨念留侯  
之遺策以爲天子建都必居形勝金陵偏安非  
久長之至計也睿秉天啓秘畧神授爰即幽并  
以爲鼎宅左控遼海後枕醫閭三關虎踞九邊  
繩貫固將以峻華夷之限陋周秦之都者也猶  
以不一勞者不永佚一日縱敵百世之患是故



連年北討志滅裔胡踰葱嶺出陰山勒銘碣乎  
燕然築京觀於瀚海蕭條萬里都不見虜雖秦  
皇之却匈奴漢武之攘單于固未能躬探介冑  
蒙犯霜露離法官之深密而騁駑乎不毛之地  
如我 文皇者也其為子孫計萬世至深遠也  
一再傳後邊防漸懈胡運復振已巳之秋土木  
之禍至今寒心猶賴社稷有靈也先悔禍喪君  
有君廟算亡失于謙竭忠于內石亨輸力于外  
京城危急而九服宴然故能反 皇輿于紫闥  
正 帝座乎黃屋然而受降要害之城河套沃

饒之藪遂棄為外地水草耕牧虜獲其利成化  
以來火篩小王子跳梁猖獗大同宣府延夏甘  
肅疲於奔命朝廷旰食殆無寧歲迄乎今日吉  
囊侵擾尤異往時控弦十萬長驅深入蹂踐疆  
場殘毀城堡烽火通於秦渭羽書飛乎京轂挫  
衄不支失亡相繼情見力屈虜益得志又以債  
帥成風驍將失職鹽法壞而弗脩屯田廢而徒  
設倉府空虛衣糧不給六邊之士枵腹荷及日  
不一飽寒冬粟烈衣不蔽體虜至則喪膽禡魄  
奔北不暇虜退則上下相慶謂且亡事此試賈



生痛哭之秋江統憂思之日也何則劉淵石勒之雄不能有晉也吐蕃回紇之衆不能有唐也志不出金帛欲不過子女自夫金元肇禍虜志叵測其心且曰是中國者我嘗據有之矣蓋未嘗一日而忘中國也由此言之然後知 文皇帝之慮患深而懲胡之策不可不熟講也

### 詰盜議

或問袁子曰子東海之人也今海有盜若之何捕之請試言其畧袁子曰夫海盜之為患久矣蘇之州縣崇明居海中而太倉嘉定常熟皆濱

海海之利莫大乎魚鹽故濱海而居者多業魚鹽而習剽劫且其地多沙渚洲港浮海而後能達故土著者憑險以弄兵而羣不逞之人亡命避臯咸竄匿其中緩則鬻販魚鹽以自業急則剽殺商賈劫掠村聚以為利賦役之弗共禁令之弗及非一日也元季張士誠李伯昇之徒起自泰州之白駒場販鹽為盜遂竊據吳粵以與中國抗南面稱孤幾於霸矣 高皇帝覽殷鑒之不遠慮島夷之難制設立太倉崇明金山三衛以防海盜承平既久武備漸弛巡舟戰艦朽





原件短缺

9~10頁



蠹而弗脩弓械于櫓缺敗而亡用武官邏卒陽  
託捕盜之名而陰資煮海之利奸弊相通禁防  
盡廢崇明一縣萑蒲為藪而太倉之民亦多效  
之乃至衣冠之族世與賊為婚姻而其甚者則豪  
奴佃僕往往軋沒寇攘而主弗禁也又以為守  
令者緝捕無術撫綏失宜平居則受其賄遺凡  
鮮船鹽艇入境者多取其歲例年飢盜起肆出  
行劫而弗敢詰州縣之權益輕所衛之司徒設  
一旦興兵臨之則嘯聚以抗勝則憑陵近地敗  
即竄逸大洋散而復合莫之誰何雖非腹心之  
以乘其舢艫之小標鎗火藥以制其刀矢之弱  
凡江中之羣盜海濱之鹽徒習知水戰而樂為  
我用者雜用以夾攻之而市井之亡賴望風而  
靡靡者悉汰而弗用分布偏哨四面合圍颺馳電  
駭諸道並進人不及旋天不及發而小醜夷矣  
又且豫為規畫舉告鄰疆西則江陰通州東則  
瞰南之波嚴加隄備以防豕突退無所歸散無  
所止一勞永逸且絕後患斯萬全之萬全者也  
或曰用海人因鄉間斯誠善矣近有漳人失風  
而漂至崇明者賊嘗以數十舟而環攻其一舟



賊以覆敗漳人願應募以滅賊當事者疑而弗  
用是乎袁子曰奚獨漳人哉凡知江海之利者  
悉可用也疑而弗用敗之道也故天下之患莫  
大於狐疑而耻功之不出於已也疑而忌未有  
不敗天下之事者也



